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十七回 聞凶耗梁天來氣死 破石室黃知縣驗屍

且說天來兄弟當夜掌燈時分，別過母親凌氏，各人叮囑了妻子幾句話，帶了養福，一同叫船到省城。及至趕到省城，到得天和行時，各伙友都吃了一驚道：「老太太明日千秋，梁兄等既回去稱觴祝壽，為甚此刻又趕了來？」天來歎一口氣，把張鳳報信的話，一一說了，直述到逃走出來避難的話。只聽得行中一位管賬先生，拍案大喊道：「呀！梁兄！你這個錯，可錯得大了！既然有了張鳳的報信，你就應該當時把張鳳扣住，做個證人，一面報了文武兩衙門，存下了案，一面招呼地保、更夫、練勇，或伏在四面，以便擒捉，或列在門前，預為防護，才是個好辦法呀！怎麼你父子兄弟，一同都出了來，卻把些女人丟在家裡？倘或明天回去，老太大有甚麼一長二短，那就怎麼樣呢？噯！真正豈有此理！」幾句話只嚇得天來張口結舌，魂不附體，跌足道：「這便怎麼得了！」君來也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怎麼我們就想不到這一著，此刻可怎麼得了，趕回去也來不及了呀！」養福道：「據張鳳說，他們說的『逢男便殺，遇女休傷』，只怕女人還不要緊。」那管賬先生道：「小東人！你向來很聰明，怎麼這個就想不到？有男人在家時，他便這麼說，此刻男人都走了，他尋不出一個男人來，豈不要遷怒女子麼？」養福聽得，頓時呆了。天來跳起來道：「不必說了！我們連夜趕回去吧！」管賬先生道：「梁兄！此時也不必著急了！此刻要趕回去，也不及了！縱使叫了快艇趕去，到得府上，也要五更時候了，萬一碰在賊鋒上，豈不壞事？我看莫若等到了天明再去吧！」天來此時，方寸大亂，心無主宰，聽了此言，復又立定。眾伙友也在那裡議論紛紛。這一夜，天來三人，並不曾睡。有兩個伙友，也陪著坐守天明。天來一夜，只是心驚肉跳，出一陣熱汗，又出一陣冷汗，三個人唉聲歎氣，連環一般的不斷。看看坐到天色微明，天來又要走，那管賬先生，本來也陪著坐，此時已是前仰後合的瞌睡不止了。聽得天來又要走，便勉強掙扎道：「梁兄！一夜也捱過了，不在這一時之間了，稍微再等一等。府上要有甚麼動靜，報信的不久就要到了。你此時要走，豈不是兩相左麼？」天來聽說，又坐了下來。不一會，各店伙都起來，張羅開門了。

天來坐立不安，就走到外面看一回，又走進來歎幾口氣，忽見祈富踉踉跄跄，赤著腳，滿頭是汗的，奔了進來，氣也喘不出來道：「官人呀！不好了！……」只說得這一句，便站腳不穩，撲咚一聲，跌在地下，放聲大哭起來。只嚇得君來魂不附體，要著急問時，卻又說不出半個字來。養福早已渾身冰冷，連舌頭都麻木起來了。看看天來時，他卻一言不發，面色同白紙一般，嘴唇也青了，兩隻黑眼珠子，只管朝上翻。養福方要叫爹爹時，只見他猛地往後一翻，直挺挺的仰跌在地下，嚇得養福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君來也急的叫得出來了，大喊道：「哥哥！這是怎麼呀？」眾伙友手忙腳亂，都去尋姜湯、開水、通關散，灌救了一會，方才慢慢的回轉過來，君來、養福扶起來坐下。此時嚇的祈富也不敢哭了，倒反過來安慰道：「官人放心！家中只怕還未有大事！」天來道：「夜來到底是怎樣情形？你快說！」祈富道：「昨夜初更向盡時候，強盜來了。小的便向裡面通報，知照他們，關上二門，小的就到那填不盡的池子裡躲避去了。不多一會，強盜攻開大門，又用火攻開二門，小的嚇的不敢出頭。以後的事，就不知道了。隔壁翰昭叔太爺及四鄰人家，雖然敲鑼喊救，無奈總沒有人來。人聲鬧得盈天響，直到三更向盡，差不多四更時候，強盜方才去了。小的爬出來，到裡面去看，只見石室大門緊閉，門外頭堆著一大堆燒不盡的草灰，那火還是烘烘的著呢！小的當下便叫開門，誰知叫破了喉嚨，也沒有人答應。嚇得小的慌了，連夜叫了加快的船快艇，給官人報信，請官人速速回去定奪。」

天來聽說，明知是凶多吉少，然而也只能作一絲之望，趕忙帶了君來、養福、祈富，叫了快艇，飛棹向譚村而來。到得家時，只見餘燼尚燃，十分狼藉，只有石室大門，依然緊閉，翰昭已在那裡搓手頓足。天來兄弟見了，也不及說話，便撥開草灰，亂去打門號叫，叫了半天，哪裡有個聲息？正在這裡張惶，只見李巡檢坐著轎子來了，前面還有地保李義帶著。當下李巡檢裡外勘視了一遍，便向天來道：「幸而還沒有偷了東西，還算好。」

天來道：「此刻石室裡面，沒有聲息，說不定還有人命在內，並且外面又是放火毀門，明明是強盜。望皇太爺作盜案詳稟！」李巡檢道：「石室門是在裡面關的，就算是強盜，他從哪裡鑽進去殺人？除非連強盜也死在裡面！」天來著急道：「太爺不肯作盜案詳稟，小人自去報縣就是了。」李巡檢怒道：「你這裡明明一點東西沒有遺失，不過失了點火，這還說不定是你們自不小心的緣故！你這個人很膽大，就這樣沒憑沒據的就算是盜案麼？」天來道：「太爺不必動怒，自從昨夜四更，強盜去了，這石室門還沒有開過，回來打開了門，裡面八口女眷沒事，小人也就不敢多事，聽憑太爺詳去。倘使內中有個變故呢，小人只得自行報縣的了。」李巡檢想了一想，這件事果然有點蹊蹺，因說道：「這樣吧，你一面叫石匠來鑿開石室，一面叫地保去報縣，我也就回去辦詳文就是了。」天來謝了李巡檢，一面叫人去叫石匠，一面叫祈富協同地保去報縣。

這時候的番禺縣令姓黃，江西人氏，是個兩榜出身，為人頗覺慈祥，辦事也還認真，總算沒有晚近官場習氣的，自從今年三月到任，地方尚覺太平，從沒有辦過盜案命案。這日聞報，不覺大驚，又聽說石室至今叫不開，情知有事，就傳齊了刑書仵作，執事人等，如飛的下鄉來勘驗，到得譚村，已是申牌時分，只見那兩名石匠，在那裡鑿石室，還沒有鑿開呢。傳天來兄弟過來，略略問了幾句話，就叫地保李義來問道：「昨夜此處明火打劫，又放火燒門，你去報過文武兩衙麼？」李義低頭跪下，默默無言。黃知縣拍案再問，李義只管不語。黃知縣怒道：「你這狗才！到底怎樣說？」李義道：「小人不合昨夜吃了點酒，不曾知道。」黃知縣大怒，撒簽喝打，左右拖翻在地，打了一千小板子。又傳四鄰問話，四鄰同供，因見賊人勢大，不敢相救，也曾登屋敲鑼喊救，怎奈沒有人來。黃知縣叱退，又傳柵夫黃元來，當堂打了五百。離了公座，親自喝叫石匠用力開鑿。此時一扇石門，已是鑿凹了一大塊，只是未曾洞穿，就叫搭起人字架，掛起大錘去撞，撞了幾十下，方才撞成一洞。天來看見，連忙走近，低下頭要爬進去，誰知剛低頭到洞口，裡面噴出一陣臭惡的煤氣來，把天來熏的涕淚交流，咳嗆不止。旁邊一個石匠看見，便取塊布，掩了口鼻，爬了進去，拔了鐵拴，開了石門。只覺得一陣臭惡微煙，滾滾出個不斷。眾差役便走了進去，不一會，陸續抬出八口女屍來，天來兄弟父子，已是號啕慟哭，及後見了凌氏屍身，更是抱著亂哭亂叫。養福伸手去胸前一摸，道：「爹爹，叔叔，且莫哭，祖母還有得救呢。」當時又紛紛亂亂，調姜湯，燒開水，來救了一會，凌氏果然甦醒過來。

原來當時各人俱被煙悶倒，僕婦程氏，已是直挺挺的躺在地下，凌氏暗中摸索時，踢在她頭上，絆倒伏下來，口鼻剛剛伏在程氏兩腿當中。煙氣是上升的，凌氏伏到低處，得了些些空隙，所以不死。此時醒來，看見屍骸遍地，縱橫狼藉，不覺大哭起來。天來只得勸住，扶入上房，央了鄰舍婦人來陪伴，自己仍舊出來當官答話。

當下黃知縣飭令仵作，將七口女屍，逐細驗過，喝報實係被煙悶死，別無傷痕。又據天來供報屍名：「一梁天來妻劉氏，一梁君來妻葉氏，一梁養福妻陳氏，一梁天來女桂嬋，一傭婦程氏，一婢女春桃，一婢女秋菊。」黃知縣歎道：「這伙強徒，居然連傷七命！」便叫書吏填屍格。君來跪上一步，稟道：「生妻葉氏，已經有身五月。求太爺驗明。作八命存案。」黃知縣吃了一驚，忙叫仵作如法相驗。仵作便去取了一塊新瓦，用炭灰燒紅，淬在醋裡，拿起來，趁熱蓋在葉氏肚上，一會取下來呈案。黃知縣一看，果然瓦上，現了一個男孩影子出來。就叫書吏照填在屍格上。然後撫慰天來幾句，叫他作速備具呈詞，以便追緝強盜，便打道回衙。

這裡天來兄弟，便含悲茹痛的，收拾餘燼，買棺盛殮了七具屍骸。那一種悽慘情形，且不必細表。只有凌貴興那邊，聽得這個風聲，只嚇得屎尿直流，從此之後，大開銀庫，驅使財神，在廣東官場中，演出一個黑暗世界來。

未知畢竟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